

「传世文选」

古

女

词类纂

(一)

谭国清◎主編



延续中华文明千古名篇

西苑出版社

「传世文选」

古

女

词类纂

(一)

谭国清◎主编



延续中华文明千古名篇

西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传世文选:古文辞类纂/谭国清主编. —北京:西苑出版社,
2011. 4

ISBN 978-7-80108-707-2

I. 传… II. 谭… III. 文学—作品综合类—中国 IV. I2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103327 号

古文辞类纂(一)

编 著 谭国清

出 版 人 杨宪金

出版发行 **西苑出版社**

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15 号 邮政编码:100143

电 话:010-88624971 传 真:010-88637120

网 址 www.xycbs.com E-mail: xycbs8@126.com

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850mm×1168mm 1/32

印 数 1—3000 册

字 数 460 千

印 张 40.5

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3 版

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80108-707-2

定 价 268.00 元(全九册)

(凡西苑版图书如有缺漏页、残破等质量问题,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原 序

鼎少闻古文法于伯父董坞先生及同乡刘才甫。先生，少究其义，未之深学也。其后游宦数十年，益不得暇，独以幼所闻者，置之胸臆而已。乾隆四十年，以疾请归。伯父前卒，不得见矣。刘先生年八十，尤善谈说，见则必论古文。后又二年，余来扬州，少年或从问古文法。夫文无所谓古今也，惟其当而已。得其当，则六经至于今日，其为道也一。知其所以当，则于古虽远，而于今取法，如衣服之不可释；不知其所以当，而敝弃于时，则存一家之言，以资来者，容有俟焉。

于是以所闻习者，编次论说为《古文辞类纂》。其类十三，曰：论辨类、序跋类、奏议类、书说类、赠序类、诏令类、传状类、碑志类、杂记类、箴铭类、颂赞类、辞赋类、哀祭类。一类内而为用不同者，别之为上下编云。

论辨类者，盖源子墓古之诸子，各以所学者著书诏后世。孔孟之道与文至矣。自老、庄以降，道有是



非，文有工拙，今悉以子家不录。录自贾生始。盖退之著论，取于六经、《孟子》；子厚取于韩非、贾生；明允杂以苏、张之流；子瞻兼及于《庄子》。学之至善者神合焉；善而不至者貌存焉。惜乎子厚之才，可以为其至而不及至者，年为之也。

序跋类者，昔前圣作《易》，孔子为作《系辞》、《说卦》、《文言》、《序卦》、《杂卦》之传，以推论本原，广大其义。《诗》、《书》皆有《序》，而《仪礼》篇后有《记》，皆儒者所为。其余诸子，或自序其意，或弟子作之。《庄子·天下篇》、《荀子》末篇，皆是也。余撰次古文辞，不载史传，以不可胜录也。惟裁太史公、欧阳永叔表志序论数首，序之最工者也。向、歆奏校书各有序，世不尽传，传者或伪。今存子政《战国策序》一篇，著其概。其后目录之序，子固独优已。

奏议类者，盖唐、虞、三代圣贤陈说其君之辞，《尚书》具之矣。周衰，列国臣子为国谋者，谊忠而辞美，皆本谟、诰之遗，学者多诵之。其载《春秋》内、外传者不录，录自战国以下。汉以来有表、奏、疏、议、上书、封事之异名，其实一类。惟对策虽亦臣下告君之辞，而其体少别，故置之下编。两苏应制举时所进时务策，又以附对策之后。

书说类者，昔周公之告召公，有《君奭》之篇。春秋之世，列国士大夫或面相告语，或为书相遗，其义一也。战国说士，说其时主，当委质为臣，则入之



奏议；其已去国，或说异国之君，则入此编。

赠序类者，老子曰：“君子赠人以言。”颜渊、子路之相违，则以言相赠处。梁王觴诸侯于范台，鲁君择言而进，所以致敬爱、陈忠告之谊也。唐初赠人，始以序名，作者亦众。至于昌黎，乃得古人之意，其文冠绝前后作者。苏明允之考名序，故苏氏讳序，或曰引，或曰说。今悉依其体，编之于此。

诏令类者，原于《尚书》之誓、诰。周之衰也，文诰犹存。昭王制，肃强侯，所以悦人心而胜于三军之众，犹有赖焉。秦最无道，而辞则伟。汉互文、景，意与辞俱美矣，后世无以逮之。光武以降，人主虽有善意，而辞气何其衰薄也！檄令皆谕下之辞，韩退之《鳄鱼文》，檄令类也，故悉附之。

传状类者，虽原于史氏，而义不同。刘先生云：“古之为达官名人传者，史官职之。文士作传，凡为圻者、种树之流而已。其人既稍显，即不当为之传，为之行状，上史氏而已。”余谓先生之言是也。虽然，古之国史立传，不甚拘品位，所纪事尤详，又实录书人臣卒，必撮序其平生贤否。今实录不纪臣下之事，史馆凡仕非赐谥及死事者，不得为传。乾隆四十年，定一品官乃赐谥。然则史之传者，亦无凡矣，余录古传状之文，并纪兹文。使后之文士得择之。昌黎《毛颖传》，嬉戏之文，其体传也，故亦附焉。

碑志类者，其体本于《诗》，歌功颂德，其用施于金石。周之时有古鼓刻文，秦刻石于巡狩所经过，汉



人做碑文又加以序。序之体，盖秦刻琅邪具之矣。茅顺甫讥韩文公碑序异史迁，此非知言。金石之文，自与史家异体，如文公作文，岂必以效司马氏为工耶？志者，识也。或立石墓上，或埋之圻中，古人皆曰忘。为之铭者，所以识之之辞也。然恐人观之不详，故又为序。世或以石立墓上，曰碑曰表；埋，乃曰志。及分志、铭二之，独呼前序曰志者，皆失其义。盖自欧阳公不能辨矣。墓志文隶者尤多，今别为下编。

杂记类者，亦碑文之属。碑主于称颂功德，记则所纪大小事殊，取义各异，故有作序与铭诗全用碑文体者，又有为纪事而不以刻石者。柳子厚纪事小文，或谓之序，然实记之类也。

箴铭类者，三代以来有其体矣。圣贤所以自戒警之义，其辞尤质而意尤深。若张子作《西铭》，岂独其意之美耶？其文固未易几也。

赞颂类者，亦《诗·颂》之流，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。

辞赋类者，风雅之变体也。楚人最工为之，盖非独屈子而已。余尝谓《渔父》，及《楚人以弋说襄王》、《宋玉对王问遗行》，皆设辞无事实，皆辞赋类耳。太史公、刘子政不辨，而以事载之，盖非是。辞赋固当有韵，然古人亦有无韵者，以义在托讽，亦谓之赋耳。汉世校书有《辞赋略》，其所列者甚当。昭明太子《文选》，分体碎杂，其立名多可笑者。后之编集者，或不知其陋而仍之。余今编辞赋，一以汉《略》为法。古



文不取六朝人，恶其靡也。独辞赋则晋宋人犹有古人韵格存焉。惟齐梁以下，则辞益俳而气益卑，故不录耳。

哀祭类者，《诗》有颂，风有《黄鸟》、《二子乘舟》，皆其原也。楚人之辞至工。后世惟退之、介甫而已。

凡文之体类十三，而所以为文者八：曰神、理、气、味、格、律、声、色。神、理、气、味者，文之精也；格、律、声、色者，文之粗也。然苟合其粗，则精者亦胡以寓焉？学者之于古人，必始而遇其粗，中而遇其精，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。文士之效法古人，莫善于退之，尽变古人之形貌，虽有摹拟，不可得而寻其迹也。其他虽工于学古，而迹不通忘。扬子云、柳子厚于斯盖尤甚焉。以其形貌之过于似古人也，而遽摈之，谓不足与于文章之事，则过矣；然遂谓非学者之一病，则不可也。

乾隆四十四年秋七月，桐城姚鼐纂集序目



序 一

总集防于《文选》，梁以前未有也。昭明创立体例，法严而律精。迨宋之《文苑英华》出，始舍精而贵多，凌杂失统。柳宗无、白居易、权德舆、李商隐、顾云、罗隐诸人，至全卷收入。姚铉辑《唐文粹》始铲刈繁芜，师承穆修、柳开一派，而独孤、常州乃列为正宗。顾衡以退之，尚有间也。燕许宗汉、京四杰，尚骈俪，置韩、柳、李、孙四公于《全唐文》中，翹然莫肖其类。顾非深于文者，亦不能别。

自是以来，吕祖谦之《宋文鉴》、苏天爵之《无文类》、程敏政之《明文衡》出，谓之备列三朝文人之文，可也，谓之鉴别三朝文格之精，不可也。盖必深于文者，始能去取古人之文。若徒备数而取足，则梅鼎祚之《文纪》，合东西晋、南北朝而尽录之，直汇书耳，宁复谓之选本！故茅鹿门之选八家，失之滥收，储同人之继选八家，亦未必得其传作。独惜抱先生沉酣于古文近六十年，获成是书，心力瘁矣。蜀中赵尧生侍御称是书为姚氏学，余日惟姚氏始有是学，他氏



恶能有者。

姚氏之文近于欧、归，夫欧非学韩者耶？韩之变化不可方物，欧则出之以冲融。顾外融而中矫，如《送徐无党南归序》其中化单而偶，化偶而单，迹象浑然，读之不辨其为韩，然其潜气内转，固能韩也。震川沉厚不及欧，而因事设权，能不自袭其旧，是亦解变化者。惜抱则综二氏之长，潜其脉而永其趣，脉潜则不见其僨张；趣永则弥觉其渊邃，殆所谓阴柔之文也。凡文近于阴柔者，恒沉深而善思，故亦精于鉴别。韩之文，崇义而履忠者，凜乎其阳刚也；叙哀而述情者，粹然其阴柔也。而欧公则寓阳刚于阴柔之中。惜抱近欧而摹韩，故集中所选韩文特多，欧次之。凡余平日所愜于韩、欧者，惜抱则皆录之矣。

黎氏、王氏均有续集，黎则古今杂收，而不审择。王本专收近人，而桐城之弟子为多，幸皆不悖于法。然其行世仍不如姚选之盛。吾友徐州徐君又铮崇礼姚氏全集，已一一加墨，且集诸家评语标之眉间，间亦出以己意。又铮韬铃中人，而笃嗜古文如此，较余之弩朽为甚矣。夫文评始于《典论》，次则挚虞之《流别》、刘勰之《文心雕龙》，然皆自成一集。至宋明诸老则务求深解，好作高谈，非毁前人，毛举细事，用矜其识。又铮均不以为可。其刊成是篇，盖发明古人用心所在，用以嘉惠后学者。呜呼！天下方汹汹，又铮长日旁午于军书，乃能分其余力以治此，可云得儒将之风流矣。

丙辰十月闽县林纾叙于宣南春觉斋



序 二

萧县徐君又铮既去官，则大肆力于墓文，取《古文辞类纂》读之。苦无以发其意也，因集录归、方以逮近世梅、曾、张、吴诸家之说，覃思而熟复之。又将刊以饷同志，属于序焉。

古者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，文字之用万端，要不外事、言二者而已。由是二者，推衍而析其类，则名目繁多，至不可胜纪。总集《昭明文选》最著，顾其分类多未当理，李汉亲业韩门，其编《昌黎集》出入亦不无可议者。

自吾乡姚先生书出，义例至精审矣。姚选分十三类；曾文正公更约为三门十一类，曰论著、曰告语、曰记载，与姚说小别大同。学者诚准此二家，以辨文体晰如也。盖审同异、别部居，可以形迹求也。若夫古人之精神意趣，寓于文字中者，固未可猝遇，读之久而吾之心与古人之心冥契焉，则往往有神解独到，非世所云云也。故姚选评注至简，昌黎论文务去陈言，凡一词一义，为人人意中所有，皆陈言也。陈言为文



家所忌，即何容取常人意中之语，以评议古人至精深奥蹟之文乎？此姚氏之所慎也。

悬九级之台于众间，蹶其一级，则所见视平地有加焉，累而上之，级愈崇则其见愈广。块坐一室之中，而冥度其上无当也。天高气肃，目际无垠，据其巅述其所尝睹，则恩揽其胜者踵至矣。夫文字之见，随所触感，各肖其性识才学，以出其浅深高下不同之致，奚啻九级之台乎？姚氏之书所以足重者，以其鉴别精析，类严而品藻当也。今又铮又集录诸家之说，以辅益之。自来论文精语，未有过此诸家者。其为说虽多，与姚氏之旨，曾无少异，何则？其渊源同也。述所目睹，以导先于人，又铮之为此诚善矣哉！抑又铮以干济才，时方多难，不尽瘁国事，乃区区勤儒生之业，吾又且为世惜也。

马其昶撰



序 三

古人之立言，期传吾说于天下后世而已，初非有意隐且艰也。自言有古今之殊，文有高下之别，而章句训诂之学兴。章句训诂，高材者或不屑焉。然舍此二者，古人之言亦奚以明？况微言孤旨，有匿于文字之外者乎？

自周秦迄今，缀文之士众矣。其文愈高，则其旨愈隐。读者各以其见而为评；评有所不尽，乃复为圈点以别之，于是有评点之学。其所得深者，则其评点亦愈精。古之为是者，亦第记其甘苦而已。非欲以示后人。后之人乃争相传录焉。坐一室之内，手盈尺之书，燥乎见古人之所属思，灼灼乎若诏吾以前趋，精合于大虚，岂非至乐之事与？

古文评点，自宋已有之。真西山、茅鹿门后，以方望溪、刘海峰为著。惜抱先生《古文辞类纂》有二本：康刻全载评点；吴刻承先生意，存评语去圈点。而世顾多以康刻为便。而吴至父先生又自有评点，往往出于三家之外。徐君又铮既印行吴氏《史记评点》



复及此书。以姚氏为主，旁采诸家以翼之。又铮于文事，可谓至勤，嘉惠当世，意尤公也。昔庄生载轮扁对桓公语，谓君所读书，乃古人之糟粕。彼且以读书为无用，况此区区者为。然庄生之说，存至今者，亦正赖书在也。去糟粕而精意奚寓乎？吾国之学，大抵窥及至高，不知由卑以墓之，不能战胜万国，而为万国绌，皆庄生糟粕之说误之也。又铮年壮而材高，见用于世尝显矣。乃孳孳操文儒之业若是，贤者固不可测也哉？

丙辰春桐城姚永概



序 四

姚姬传先生《古文辞类纂》，集千古文章之大成，先大夫尝谓当与六经并传不朽。盖中国典籍繁重，千别万汇，学者靡所适从。西学起为学日，力即夺减太半，益无暇研寻烦猥不、急之书。唯文字者，古人精神所寄托。得其精神，而后其余乃可以条而理也。故自经、子、诸史以及百家之著述，探微索莫、一以贯之者，唯此而已。虽然，精神之微妙，故非尽人所与知。夫唯豪杰独立之士，不圆于设闻，不牵于明论，孤怀眇虑，曲构旁通，迨其功力渐积之久，乃得以精神与古人盼眇于倏忽之间，而感发于意言之表。于是众人听睹所不及、思虑所不至者，灼然粲然若烛照，数计而决，别其白黑。此道要之指归，能事之极诣，非可以执途人而共喻之者也。昔轮扁讥桓公，谓公所读书，皆古人之糟粕，其不可传者死矣。夫书虽信为糟粕，而所不可传者未尝不寓乎其中。古之人固未死也，彼特诡词以寄痛耳。悲夫！世之浅者，不知古人之不可传者何在，而唯沉溺于糟粕之中，至老死而不



悟，则所谓不朽之精神，几何不相汨以俱尽也，岂不哀哉？

古之为学者，有微言，有大义。《传》曰：“孔子殁而微言绝，七十子分而大义乖。”大义炳如日星，必待微言而后发。微言不明，则大义亦彷徨而莫定，盖圣门之学如此。礼附乐崩，圣人之微言，吾不得而知之矣。士生三代后，欲求古人精微之所寄，舍文章之学，其谁与归？芒乎芴乎！上穷千古，后暨万年，必未有逾姚氏此书者，此可断而言也。是书姚氏故有评鹭点识，学者传宝之。刻本或载或否，而自来移录者，又有方、刘诸家评点。先大夫生平自读之书，经、子、史以下，及各家专集、诗文，凡数百种，皆有评点。而于此书尤兢兢，既精选而评定之，又汇录归、方以来及梅伯言、曾文正公、张廉卿先生之说，时取而参校之。盖姚氏此书，集文章之大成，而先君又集诸家评鹭之大成，途辙昭然，譬之于西学一科，具矣。学者循其途而进焉，则向者精神盼蚤之说也。

国务院秘书长萧县徐又铮中将，笃志好学，尝取《类纂》评点编摩校录。反复沉潜数十过，而不厌一字之疑、一语之异。参稽审勘，必得其当而后已。虽从政勤劳，军书旁午，未尝少闻。既深自得，复印而行之，以公当世，其表章微学之意勤矣。或谓评点太详，疑若示印而行之，以公当世，其表章微学之意勤矣。或谓评点太详，疑若示人以陋。此妄也。陋不陋在学识高下，不在外著之迹。学识至矣，虽点窜经传，以



示来兹，皆可法式。如其未也，即缄默不发，庸讵免于陋乎？独是前贤之所究极者，既皆精神微眇之事，持以爆诸声利竞逐之场，吾恐其熟视若无睹也。然则又争作育之盛意，亦且虚悬于磅礴无涯之域，而犹为有待也夫！

民国五年秋八月桐城吴闿生序